

度身訂造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黃淑嫻

黃淑嫻，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，專研電影及電影與文學的關係。著有《女性書寫：電影與文學》及編有《香港文學書目：40~90》、《香港影片大全1913~1941》、《香港文化多面睇》等。

凌晨四時了，交通燈忽紅忽綠的光影變成普世的光環，滴滴答答的聲音把中環空洞的街道映襯得更空洞。呆立在干諾道中的商業大廈，抵受着寒風，期待明天陽光來臨的一刻把一切變得暖和。在怡和大廈對開的草叢間，一隻皮毛光亮的老鼠擺動着尖長的尾巴，銳利的眼睛死盯着躺在路中心的一塊豐厚的肥肉，上千的螞蟻在肥美的紅肉上爬行，黏着肉汁，飢餓的老鼠恨不得馬上衝上前，一起把螞蟻也吃掉。但一切不能這麼着急，交通燈在控制着這裡的節奏，有着它的規條。當綠燈快轉到紅燈之際，一輛馬車從上環方向以全速開過來，揚起沉澱在地上的沙塵，造成朦朧一片。馬車在自己製造的沙塵網中逃走出來，勢必希望在紅燈亮起前衝過怡和大廈，但跑在前面的兩匹駿馬突然發出嘶聲，前腳仰天，在紅綠燈前猛力停下來。一個手戴白手套的警察，施施然的站在交通亭上，以肯定的手勢把馬車叫停，然後以優雅的姿勢彎下腰，好像紳士邀請淑女跳舞一樣，邀請虎視眈眈的老鼠橫過馬路。

站在中環天橋上有一雙稚氣的眼睛，以一百八十度傾斜的角度向下望，她看到一隻巨大的老鼠從馬路中間的草叢走出來，以貴賓的身份享受了一口美味的肥肉。她看着牠盡情的在路中心咀嚼，而馬車在紅燈前靜止下來。她希望可以看清楚一點，至少能看到馬車上的乘客，她再探前，感到腰部有過分緊縮，她穿着一套1947年法國的「新裝」，頭上是平頭闊大的草帽，凸顯臉頰的瘦削，白色貼身的上衣與黑色長裙之間有一條幼細的皮帶，緊緊的束着腰，這刻令她感到很不自然。她身體從天橋一直往下墮，眼前的老鼠愈來愈大，突然從馬車中伸出一隻手，好像向她示意甚麼。她很緊

張，不知道馬車內的是甚麼人，她只看到黑色西裝手袖，那不是普通的黑色質料，而是帶點光澤的絲質布料。觸摸到了，她隱藏在黑色手套中的手指尖終於觸摸到這人的手指，是滾燙的，嚇得她馬上把手縮回，而整個人從天橋上跌了下來，就剛好跌在剛才老鼠的草叢位置……

當張小薇從夢中睜開眼睛的時候，已經是早上八時正，這是一個怎樣的夢呢？她呆呆地望着四周，這個房間甚麼都沒有，沒有衣櫃，沒有書桌，甚至沒有牀。整晚睡在地上的痛楚，此刻讓她記起與小俊分手的感覺，小俊沒有跟她說甚麼，他們的愛情好像是兩人一起進入戲院，然後男方因為一些事情說要到外面，但一直沒有再回來了。既然已經買了票，張小薇還是獨自把電影看完，儘管她看不明白。「對了，今天是第一天上班！」張小薇終於在睡夢中醒過來，她終於記起她是為了工作而搬進這親戚的家，她在澳門長大，在香港讀書，今天是她第一天到中環律師樓工作的大日子。大概上天對她是優待的，與男朋友模模糊糊的分手後，便模模糊糊的找到這份工作。她在大學的成績很好，語文能力很高，入讀了法律系，但她對法律其實沒有多大興趣，但亦沒有反感。她沒有為自己特意安排甚麼，發生在她身上的事情，好像與她半點關係都沒有。她穿上一套黑色套裝，是大學時期活動穿的那種，走進這棟在文華酒店對面的舊派寫字樓，在電梯中每個人都拿着自己的咖啡，沉默地頗有自信，張小薇的高度只能夠看到他們的衣領，一些很精緻的花紋、一些特別的鈕扣、一些特別的裝飾，好像在大白天走進一個多姿多采的動物園。張小薇總

愛側着頭微笑，大概別人覺得她是一個愛夢想的可愛少女，此刻她又是側着頭，望着她的新老闆陳明俊。他為她詳細地介紹了工作以後，張小薇正式開始她在律師樓工作的生涯。一個星期下來，她其實還未感受到自己在工作，只是跟香港大部分人一樣，每天準時回到辦公室，準時放工。第三個星期，陳明俊找她一起吃中午飯，說甚麼還沒有歡迎她的客套話。他們在置地廣場的西餐廳坐下來，陳明俊顯然是預先訂了座位，但張小薇並不知道，還認為他們幸運找到位置。在空間開揚的餐廳中，陳明俊與張小薇談他的旅行經驗，又說到自己對工作和家人的着重，但此外他總不忘石板街的一群流浪小貓，他每個星期都會找個時間看看牠們，給牠們帶些食物。張小薇實在不能相信，能夠和風度翩翩的老闆一起談到這些，她側着頭，微笑着，又再進入她的夢想世界。回到公司之前，陳明俊特意帶她看看流浪的小貓，張小薇覺得牠們是多麼可愛，得到這樣好心人的關照，她也想成為牠們的一分子。回到公司，張明俊與她握手，希望她能夠繼續努力工作，張小薇側着頭微笑。第四個星期，張小薇接到人事部的通知，她未能通過試用期，需要離開。

她一直沒有再見過陳明俊，有人說他放了假到歐洲旅遊，張小薇在公司甚麼都沒有，就連水杯也仍然是紙造的，她好像看完一齣電影一樣離開了律師行。為甚麼是這樣的呢？她站在怡和大廈對開的天橋上，望向擠塞的中環交通，感到被人從高處拋下來，她突然回想到那一個夢境，那隻手會不會就是陳明俊？神秘而殘忍的手！她腦部有種機能讓她不會把問題想得太極端、太複雜。至少她不太需要擔心金錢呢，她還可以繼續住在中環親戚的家。她突然想到石板街的那群小貓，她不由自主的走到那裡，希望可以找到甚麼似的，但她甚麼也看不見，好像從來都沒有甚麼流浪小貓。在旁邊擺檔的小販以奇怪的眼光望向她。

算了吧，重新開始吧。她的好處是很容易把不開心的事情忘記。她從中環走到上環，看到很多名

牌的時裝店，櫥窗上掛着大大的減價字牌，她本來想走进去看看的，但不知為何她不想在大街上行走。轉到小街，她在雲吞麵舖吃了一碗米粉，付錢後，她走出店舖，抬頭望上高樓大廈之間的一片天空，是藍色的，空氣很清新。對面路的一輛大貨車駛走，本來看不到的招牌現在看到了，四個很小的字在她的視線內：度身訂造。她走過對面街，對於這座舊式商廈感到很大的興趣，招牌清楚寫着「度身訂造時裝六樓」，她腦中出現了不少精美的衣領，特色的衣袖。按下五字，舊式的電梯以緩慢的速度爬行，電梯門打開的時候，她好像去了另一個世界，面前是一幅很大的玻璃，燈光暖和，沒有半點陽光的痕迹。裡面擺放着幾個模特兒公仔，其中一個穿上純白的婚紗，旁邊那一個穿着一件西式的晚裝，兩件衣服都很特別，不是在時裝雜誌看到的那種，她嘗試推門，但沒有反應。一個修長的女子突然在公仔後面走上前，她最初感到有點奇怪，但很快便換上一個自然的微笑。

「我可否進來看看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，歡迎你！請問你是……」

「我姓張。」

兩人之間有點不能溝通的感覺。

「張小姐，你想看甚麼衣服呢？」

「我想……隨便看看。」這話一出，張小薇自己也感到不自在，她看看四周，其實沒有甚麼衣服，只看到她面前的幾個模特兒公仔。

「張小姐，是否想造一件甚麼衣服，我可以拿一些款式給你看看。」

「我想造一件裙。」張小薇隨便的說出來。

「你想在甚麼的場合穿的呢？For what purpose？」

「For what？」張小薇從來沒有想過買衣服有這樣清晰的考慮。現在她根本沒有甚麼場合要去，她最適合的地方是回家，回到澳門的家，在父母的家中無無聊聊的過日子。

「一個聖誕派對，我要參加一個聖誕派對。」

她側着頭看着面前的漂亮晚裝。「我喜歡這一套晚裝。」

設計師Daisy向她介紹晚裝的用料，及設計的特色，張小薇沒有用心聽，她只是想像自己的形象。

「我可否試一試？」

「可以的，但這個size可能對你太大一點。」

「你們沒有細一、兩個碼的嗎？」

「我們這裡只有一件，我們是度身訂造時裝。」

張小薇覺得自己的問題很愚蠢，她好像回到現實的世界。

「那造一件要多少時間？」

「我今天給你度身，最快下星期尾你可以來試一試dummy，然後我會把衣服用真正的布料造出來，大概最快兩個星期後啦！」

「是這樣麻煩的。」

「不是麻煩，要這樣才能造出合身的衣服。」

張小薇就是這樣模模糊糊的訂造了她的晚禮服，離開的時候，Daisy送她出門口，還為她按電梯，就算張小薇這樣不敏感的人也感受到Daisy對她投下的懷疑眼光。

「下星期見！」電梯門慢慢地關上，張小薇回到現實的中環街頭。

如果不是落了訂金，有訂單為證，張小薇是不會相信自己竟然可以花上一萬多元造一件衣服，一件可能永遠放在衣櫃內的晚禮服。她又想到她可能快要回澳門了，這件體積不小的衣服對她來說是一個麻煩吧。算了吧，不要再想它吧。第二天，張小薇真的把事情放下來了，她遇到一個人，讓她重新投入工作。在上環的街道上，她遇上大學的舊同學陳美露，兩人曾經一起在課堂做報告，陳美露雖然不是法律系，但二人有些共同小興趣，例如看電影，他們在街道中偶遇倍感親切。就這樣張小薇便在陳美露新開的小型公關公司工作，幫助她處理文件和有關合約問題。辦公室在上環的一所新商廈，

第一天上班，張小薇穿着牛仔褲，陳美露把所有工作清楚地列在紙上，足足二十多點，然後再跟張小薇解說一遍，跟着望一望她的衣着，告訴她應該有一套正式的衣裙放在公司裡，以便見客之用。張小薇望着這位舊同學的背影，想不到她變得這樣能幹，然後她側着頭回憶她們以前的大學生活。第八天，陳美露下午從會議回來，首先把文件放好，回覆了所有電郵，打了幾個電話，然後走到張小薇的檯邊感謝她這個星期願意幫忙她當臨時工，她已經找到了一個新同事，可以在聖誕節後回來。張小薇沒有回應，只是微笑着。說完後，陳美露已經回到她的老闆座位了。她有說過是臨時工嗎？張小薇追想。待她不及細想的時候，陳美露又走過來給她一個紅色信封，跟她說希望可以一起去，那天六時在國金Pacific Coffee等。

張小薇打開紅信封，裡面是一個聖誕酒會邀請卡，在國金平台的餐廳舉行。她完全沒有心情，只想快快完成手上的工作。她大概真的要回澳門了，在聖誕節回家也不錯。她突然望出窗外，記起一件事情：她的晚禮服。這正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在離開香港前留下一個美好的回憶，她側着頭想像國金酒會上的場景。

那天終於來到了，張小薇已經買了晚上的船票回澳門。她帶着緊張的心情走上訂造時裝店，電梯打開，馬上看到自己的衣服展現在櫥窗前。Daisy幫她穿上新衣，在大圓鏡面前分外華麗。她很興奮，她好像改變了這個世界，腳步也認真了。她穿着這衣裙直接走到國金，但一離開設計店，她便感覺到與世界格格不入，她害怕白色的裙腳會沾上街道的塵埃，她又害怕單薄的衣料會讓她染上感冒，她馬上把自己一件完全不合襯的外衣披在身上，然後乘坐的士到國金。

她站在Pacific Coffee門口等陳美露，因為是聖誕節的原因，這裡的人沒有以奇異的眼光望張小薇，不少外國女性的聖誕服其實更華麗。反而是張小薇自己感到渾身不自在。陳美露沒有對她的衣着說甚

麼，只是讚賞一下，然後在會場中忙着自己的應酬。沒有人與張小薇談話，她自己又沒有主動結識朋友，為甚麼要來這個場合？她想。無無聊聊的她只好走到平台邊，望向遠方的景色。她對香港沒有厭惡，又沒有多喜愛，在這裡讀書與工作幾年，這個城市對她沒有甚麼影響。不要再多想吧，今天晚上要回家了。她轉頭拿起酒杯，望向平台上的嘉賓，每個人都好像很忙碌，不是努力談話，就是努力喝酒。突然有一個喝醉的男子拿着酒杯與她擦身而過，她不由自主地叫他：

「陳先生。」這人轉頭望向後方，尋找聲音的來源。

「是我，張小薇。」

陳明俊馬上嚴肅起來，然後很快換了一個誇張的微笑：「是你，聖誕快樂！」

大家好像已經找不到話題，還是陳明俊首先開口：「近況如何？」

「我今天晚上回澳門家了，休息一下再找工作。」

又是一刻的靜默。

「你去了旅行嗎，陳先生？」

「沒有，我到內地開會，你知道我們跟內地公司有很多合作。」

張小薇望向旁邊的港澳碼頭，喝一口紅酒，說道：「你真的認為我的工作表現很差嗎？」

張小薇不敢望向他，陳明俊有點尷尬的站在冷風中。

「你今天的晚禮服很漂亮，相信是很名貴的呢！」

「是度身訂造的。」張小薇看着張明俊的新款西裝。

「相信一定是很貴呢！」張小薇點點頭，笑着。

陳明俊暗地笑了一下，在柔和的落日下，他看着她剪裁合身的服裝：「我以為你還在努力找工作。」

張小薇不明白他的意思：「我休息一下便會再找工作。」

「你工作很辛苦嗎？」

張小薇不知道怎樣回答。

陳明俊一本正經地說：「我每天在中環工作九小時，一小時吃飯，回家還要查不少資料，我工作了二十年都是這樣的模式。」

陳明俊把手按在她肩上，低下頭，微笑的向她說：「你再想清楚，有機會可以再找我。」

張小薇沒有得到她想聽的答案，但她感到一身寒意。她突然想到Daisy問她的問題：「For what? For what?」澳門航船泊岸的聲音打進她的耳朵，她看到維多利亞海港中心伸出一隻手，那隻穿着絲質西裝的手向她的方向移過來，好像要告訴她一個秘密。她不想聽得太清楚，但又希望知道更多。當她轉頭的時候，賓客已經不知不覺散了，只有三數個人站着喝酒。她一個人步行回到中環的家，完全不理會途人對她的看法。她走上樓梯，沒有換衣服，睡在地上，聽着外面繁華都市的聲音，一直到第二天。

九時正，她起牀，把一切的化妝抹掉，換上清爽短身衣裙，再塗上新妝，在中環的咖啡室吃一個健康的早餐，然後走到Daisy那裡。「早晨，我想訂造一件特別的衣裙，早上可以工作，晚上可以去派對，你認為可行嗎？」Daisy微笑的請她進來。

